

李
香
君
外
传

刘秀森



李香君外传

LIXIANGJUN WAIZHUAN

刘秀森

北京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记述我国明朝末年，留都南京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传记体文学作品。通过描写李香君的不幸身世，沦落烟花，与侯方域的爱情悲欢离合，反衬出明末皇帝昏庸无道，阉党余孽与东林后代之间的投降与爱国的尖锐斗争。作者以明末史料为依据，搜集了大量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记述了李香君一生的遭遇。作品取材新颖，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李 香 君 外 传

刘 秀 森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 130,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0377·58 定价：0.90 元

目 录

序	章	墓内奇书	1
第一	章	千古奇冤	5
第二	章	宝剑失踪	14
第三	章	荒郊传剑	25
第四	章	街头受骗	31
第五	章	生死香楼	42
第六	章	庙堂相遇	54
第七	章	秦淮长成	62
第八	章	香君不嫁	72
第九	章	力挫阮贼	80
第十	章	花楼定情	87
第十一	章	怒退聘金	96
第十二	章	誓死抗争	105
第十三	章	洞房刀光	116
第十四	章	宝剑奇缘	123
第十五	章	小楼花烛	133
第十六	章	生离死别	145
第十七	章	血映红梅	158
第十八	章	剑挂庵门	166
第十九	章	深山巧遇	176
第二十	章	血恨栖霞	188
第二十一	章	不是尾声	196
后	记		198

序章 墓内奇书

自清初孔尚任著的《桃花扇》问世以后，李香君的名字便不翼而飞，闻名华夏。李香君生来貌美，是明朝末年留都南京媚香楼歌妓院里一个卓有名望的歌妓，曾被誉为江淮八大美人之首。天下文人雅士到得南京，都不惜花费金钱，想方设法，为能一睹其美容为快。关于李香君的神姿仙态、花容月貌，当时和后来都曾被许多人传为神话。但是，李香君之所以为人仰慕，其主要缘由并不在她的容貌上。她虽沦落烟花，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她虽是妓女，但卖艺不卖身。她满怀爱国壮志，对当时祸国殃民的政界奸雄和阉党余孽嫉恶如仇。她严守庄重的人格，忠于真正的爱情，一生除许身于与之真诚相爱的侯方域以外，其他并不与任何人苟且，其行为之端正，品德之高洁，不但为当时人惊叹，而且为后世人称赏。这些，恐怕才是她流名至今的主要原因。

以上所言，虽然孔尚任之《桃花扇》有所涉及；在民间，对李香君的品格也有不少传说流行，并为众人所知晓。但对于她的确凿身世和真名实姓，却从来未见人提及。出于对李香君的仰慕，我和几位爱究根刨底的朋友曾到处查阅明、清的正史和野史，虽偶尔也见到涉及李香君的只言片语，但

仍是说得不明不白。

一九五八年秋，我在开封，忽闻座落在商丘的李香君墓被人扒开了。据说，扒墓人意在寻找当年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时馈赠的那把当时为李香君爱不释手的桃花扇。……我半是出于探究，半是出于猎奇，即刻奔赴商丘。

李香君墓座落在商丘县城南十一华里的路河乡李姬园村北百十米处。当我赶到那里时，被扒开的李香君墓还没有封。我过去观看。棺材里躺着李香君的骨骸；岁月已把她的衣服腐蚀得象一层纸灰，虽然还保持着不同的颜色，但却早已被风吹得稀烂。她的头发仍然黑如墨锭，挽成云朵似的发髻，附衍在头骨上。盛她尸体的是一副柏椁子棺材。这种棺材因为是用十二棵同样粗的柏树、各取中间一块最好的木板而做成，每一块板上都雕着花纹，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十二圆花”。据说在当时是一种礼仪上很讲究，价格又很昂贵的棺材，只有官绅大户才能用得起。棺材是完好的，底部布满了蛆虫的躯壳。大概就是这些蛆虫把这位美人的尸体毁掉了，但却未能毁去她的骨骸。因为她的骨骸是坚硬的。

据说，李香君的墓过去曾经多次被盗，现留在墓穴里除了这些，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块葬时用作护棺的石板，其余什么也没有了。坟的周围是一片荒草和野花，地上杂乱地躺着一些石柱、石板、石人、石马，都已是残缺不全的东西了。这是当时她的陵园的残迹。

看完这一切，我漫步到李姬园村中。据说，清朝统治中国之后，侯方域便带着李香君回到归德（即今商丘）。侯方域在这里为她建造了一座清静的花园，让她住在这里，并雇

了许多男佣女仆，为她做一些种花、修竹、看园和生活上的服务工作。村里那口直径两米左右的青砖砌成的水井，据说就是李香君当时提水浇花的井。因为李香君又名李姬，所以这座花园被人们称为李姬园。男佣女仆们后来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成了一个村庄，村子由当时的李姬园而得名。我在那口井边停了下来，用力想象着当时李香君浇花时的情景……。

我访问了几位农民，他们的介绍虽然有不少充满新鲜感，但对于李香君的真实身世和生平，仍然非常渺茫。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好象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似的，他问我：“同志是从哪来的？”

“开封。”

他用猜测的眼神望着我：“你是不是……”

噢……，我认出来了，这不是我上高中时学校里的那位老校工吗？“老人家，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您！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告老（退休）了。”他乐呵呵地说。“这李姬园就是我居住的村庄。你这次来，为着什么事？”

“噢，不为什么事……”我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他。

他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告诉你，我从李香君墓里得到一本书。那是墓被扒开的第一个早晨，我在野地里捉了半夜鹌鹑，黎明回村时打李香君墓前经过，见李香君的墓穴被人扒开了！我凑过去一瞅，墓穴里棺材、尸骨都依稀可见。我把鹌鹑笼杆扔在地上，进去一看，没发现什么宝贵东西，只见一本破书被扔在棺材旁边的一个破木匣上。我当了多年校工，知道书的用处，便把它揣在怀里，带回家中，未

敢让任何人看过。你想了解李香君，请随我到家里看一看，如何？”

老人家领我到家里，搬出床底下放着的一个小木箱，从里边把那本书取了出来。

这是一本绢纸古式手写本，样式长而窄，钉书的丝线已经变乌，那绢纸也已发黄，上边虽然沾满了鸟斑，好在文字尚且完好。我接在手上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五个大字：《李香君秘史》，下附五个小楷：“雪苑×子撰”。我想起来了，商丘是西汉时梁国的都城，梁孝王刘武奢侈，在这里建了一个方圆百十里的大花园，要同月宫媲美；南北朝时期，宋人谢惠连心生雅兴，冬游梁园，恰遇天降瑞雪，一夜间梁园变成了琼楼玉宇，园中满目尽成银蛇蜡象。谢惠连即兴作《雪赋》，博得天下文人学士之赞赏。从此，梁园便有“雪苑”之称。明末著名作家侯方域在家乡主办“雪苑诗社”，社中驰名于世的便有六子，这大概是由其中之一人而撰吧。勿论其他，单说李香君之秘史既为当世人亲记，大抵实有其事。雪苑诸子都是侯方域的至交，其故事之所得，也因“近水楼台”。

我打开书本，一页一页地看去，那蝇头小楷的文言居然一上来就把我吸引住了。我一气把它看完，不禁拍案惊讶：呀！原来李香君是这般出身，她那充满危难的一生却又系着这么多悲欢离合的遭遇和惊险离奇的故事。这些大都是孔尚任所著之《桃花扇》所未涉及的。

下边便是这书的内容。为方便读者，我把文言文改成了通俗文，书题改为《李香君外传》。

第一章 千古奇冤

明熹宗天启年间，满洲太祖努尔哈赤再次举兵侵犯辽东，御史左光斗荐兵部侍郎侯恂去辽东督理事务。熹宗准奏，赐他尚方宝剑一口，以使其便宜行事。侯恂从此任辽东经略，出兵未经几战，便打得满洲太祖节节败北，退回满洲，不敢轻举妄动。侯恂守辽三年，缮完守备，使辽东固若金瓯，其英名传遍神州。然而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侯恂本是东林党派人，功高望重，便招来与东林称作死敌的阉党的嫉恨。窃据司礼秉笔太监的阉党魁首魏忠贤见东林党的侯恂威望一天比一天高，屡次受到熹宗皇帝的称赏，心想：朝中若让东林得势，只怕我辈就要一个个被挤下野。欲要防患，先于未然，我必须暗用妙计，趁侯恂这小子羽翼未全，给他致命一击，让他从此再抬不起头来。于是，他诬劾侯恂贪污军饷，请熹宗降旨差人去辽东查办。恰遇熹宗昏庸，对魏忠贤百般信任，说道：“此事交与爱卿替朕选人前去便了。”熹宗这话正中魏阉下怀，魏阉回去，即差在内阁做事的干儿子阮大铖前去辽东。阮大铖受了魏忠贤的密意，到辽东后先用金银买通侯恂的几个部下，让他们做侯恂贪污军饷的证人，然后编造一番事实，并将其变做被买通之人的口供，便

回京向他的干爹魏忠贤交差去了。魏阉即刻把这一番谎证呈奏熹宗。熹宗双目览过，心中生怒，立刻降旨将侯恂免官，饬将侯恂逮押来京，交刑部下狱。又准魏忠贤所荐，让阉党羽翼盖化去任辽东经略。

盖化本是儒生出身，文事有余，武备不足，到辽东之后，不论三七二十一，一反侯恂之道而行之，把侯恂在时所定的规矩一概废除，照自己的臆想，另立了一套章法。其中最失策者，便是招降满洲饥民，杂居辽阳、沈阳。谁知那满洲饥民多是努尔哈赤所派的兵将所扮。半年之后，努尔哈赤乘隙袭击辽沈，被盖化招降的所谓满洲饥民纷纷起来做了内应，先据了沈阳，又直逼辽阳。盖化督师御敌，潜踞辽阳的“满洲饥民”便乘势在城中作乱，致使明军将校纷纷潜逃，努尔哈赤又一举攻下了辽阳。盖化畏罪自缢。随即，满洲兵占去了辽东附近七十余寨和河东大小七十余城。

辽东告急，熹宗遂召文武商议平满之策。忠臣们纷纷荐举杨之浩去辽东担任经略，料理平满事务。熹宗当即准荐。虽然魏忠贤不悦，无奈皇上已准，他一时也毫无办法。

杨之浩原是侯恂手下的兵士。侯恂在一次战役中偶尔发现他武艺出众，才略超群，随即提拔于部伍，并秘授其兵法韬略，杨之浩对侯恂感恩戴德，便拜侯恂为恩师。杨之浩随侯恂作战，屡立战功，后来被侯恂举荐到兵部做事。

之浩虽受教于侯恂，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到了关外，先定军制，明职守，设奖惩，筑堡修城，练兵十余万，尽操夜袭战术，继尔一举收复辽沈，把努尔哈赤赶回了满洲。然后开荒屯田百十顷，一时辽东兵精粮足。屹成重镇的

大小城寨，都俨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从此，满洲兵不敢藐视，辽东遂呈安然。

再说阉党头子魏忠贤劾倒侯恂，了却了一项心腹之患，然而杨之浩在辽东又成了侯恂第二，仍使他于心不安。于是他同他的老婆——熹宗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暗暗商议，双管齐下，在熹宗面前一面摇尾献媚，一面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欲把东林党人全部置于死地。熹宗对奉圣夫人和魏忠贤偏偏百依百顺，魏忠贤方得由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车马仪卫，异常显赫。魏忠贤小人得势，专宠怙权，任用狐群狗党掌握东厂卫事，让干儿子阮大铖为镇抚司理刑，罗织罪名，屠害忠良，闹得京城呼号敲捕的声音昼夜不绝。忠良们实在忍无可忍，便由左副都御史杨涟出头，在熹宗面前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并为侯恂鸣冤叫屈。魏忠贤一时惶迫，泣诉御前，并让奉圣夫人从旁洗饰。熹宗竟然麻木不仁得很，判了个客、魏理直，杨涟理曲。魏忠贤从此狗仗人势，愈加嚣张，遂命自己的干儿子阮大铖伙同金都御史王绍徽编了一部《点将录》，无论是东林党或是非东林党，只要与他魏阉不和，便统统列入东林党中，共计一百零八名，尽是朝中有名望的忠良，并效宋时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每人名下都照其特点附有绰号。魏忠贤私与奉圣夫人密谋，给一百零八人捏造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奏请熹宗准可，便将其一个个逮捕入狱，施以惨刑。

说起奉圣夫人客氏与魏忠贤的勾搭，实在令人发指。

客氏原是定兴县一个乡民的妻子，十六岁成婚，生一男儿，十八岁便被选进皇宫做了熹宗朱由校的乳母。这客氏

生得面如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进宫二年，丈夫死了不甘守寡，做了魏忠贤的“对食”。原来，自汉朝以后，凡是得宠的太监，由皇帝特赐，可以成家娶妻。这种形式的夫妻，叫做“对食”，也有叫做“伴食”的。魏忠贤与客氏就做了这样的“对食”。客氏有一种绝技，自幼独得家传烹饪秘诀，所事膳餐，恰合熹宗口味，熹宗膳餐非经客氏调视，盖不入口。她因此得到熹宗皇帝的专宠，才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有一种绝技，即善于察颜观色，揣度熹宗的心事，所以每次献媚，总能中熹宗的下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客、魏得宠，其子弟亲属也都攀援而上，一个个都窃得了重要位置。从此，客、魏两人盘踞皇宫，倚势横行。官场中附焰趋势者甚多，纷纷拜倒在客、魏二人脚下。客、魏二人光干儿子、干孙子不知认了多少。他们要加害东林党人，那罪名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这东林党缘起于万历二十年，当时有一位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在一次上疏中冒犯了圣颜，被贬职外调。几位大臣为之申救，均被万历命锦衣卫杖后革职。吏部郎中顾宪成从旁劝解，也被万历罢官。宪成见朝政腐败，回到家乡无锡，重修东林书院，偕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中讲学。因他们最爱讽刺时政，裁量政界人物，所以深得众人敬仰，四海文人学士闻风仰附。朝中那些与他意志相合的官员慕其清议，遥为应和，上上下下形成一派势力，被人称为“东林党”。历朝皇上哪一个不爱听颂扬的话，又有哪一个爱听逆耳之言？熹宗皇帝也是如此，所以对东林党人极为反感，及至魏忠贤之流为东林捏造罪名进行陷害，熹宗本来就是个糊涂皇上，见

奏自然会准。说是一百零八人，其实逮办时往往株连四方。因此，一时恐怖遍于四海，冤狱布满宇内。

闲言不叙。且说杨之浩任辽东经略两年，杀得满洲太祖几乎无有喘息之机，便派使者来与明军讲和，言称明朝一天有杨之浩在，万不敢再动兴兵之心。于是杨之浩让满洲太祖签了契约，让部将继续留在辽东防守，自己带领一部分人马回朝复旨，将边关之事面奏朝廷。熹宗闻奏大喜，对杨之浩重加封赏，杨之浩只是不受。熹宗诧异，问道：“杨爱卿为何如此？”杨之浩奏道：“想为臣奉旨赴辽东平满之日虽然兵部侍郎侯恂贪污军饷一案未明，但朝中许多忠良还都侍立于万岁左右；今日为臣平定边关回朝，他们却经万岁恩准逮押狱中，想必在万岁面前犯下了罪。臣愿拿这高封重赏去赎众家良臣的罪名，望万岁恩准！”

“这……”熹宗因为对杨之浩这一手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一时语塞，不置可否，只拿眼睛望着魏忠贤，求他拿个主意。

魏忠贤心有灵犀，眼珠儿一转，上前奏道：“万岁既然原来未虑及此事，何不待深虑后再说？”

熹宗闻听，愁思顿解，对杨之浩说道：“对，此事待朕深虑后再议。”

魏忠贤又奏道：“万岁，臣闻那满洲太祖之肯罢兵，仅在于慑惧杨经略之威名。如今杨经略既离辽东，恐怕那满洲太祖会有变卦。为国家安全起见，万岁何不让杨经略重返辽东，永镇边关，以稳保我大明江山太平呢？”

熹宗闻奏说：“对。杨爱卿当重返边关镇守。孤念你

长途而返，鞍马劳顿，可在京待延三月，但勿忘操练兵马。”

杨之浩答应一声：“遵旨。”

“退朝。”熹宗一甩龙袖，怏怏而去。

自此，杨之浩每天在城外操练兵马，等待熹宗深虑后的回音。

魏忠贤早就对杨之浩怀恨在心，只愁寻不着把柄加害他；杨之浩在熹宗面前请求以功为东林抵罪的奏语，更使魏忠贤觉得此人不除，必成后患。下朝后，他邀着阮大铖等几个得力的干儿子，找客氏一块商量翦除杨之浩的毒计。阮大铖说道：“自古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杨之浩终日在城外操练兵马，干爹在万岁面前只需如此如此，便可把他置于死地。”

客氏一听，不禁嗤声笑道：“看你这当干爹的，竟没有咱这干儿子聪明！”

魏忠贤因为得了妙计，虽然被讥了一下，但却十分高兴：“是啊，要不，怎么会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呢！”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这一天，风和日丽。杨之浩在城外教场领着兵士们练习阵法。单见杨之浩令旗往东一摆，兵马便象风卷似的朝东奔去；杨之浩的令旗往西一摆，兵马又如潮涌似的朝西涌来。东西南北，前后左右，杨之浩指挥若定，兵士们行动井井有条，丝毫不乱。魏忠贤和阮大铖等悄悄趴在城墙垛口观看得目瞪口呆。

魏忠贤看了一阵，进宫寻见熹宗说：“万岁，大事不

好！”

熹宗一惊：“魏爱卿何事惊慌？”

魏忠贤故作失神地说：“杨经略要反了！”

“啊！你听谁说的？”

“我亲自见的。”

“怎么回事？”

魏忠贤细声说道：“万岁，你跟杨经略相比，谁的权势大？”

熹宗不解其意：“当然是朕的权势大。”

魏忠贤瞪了瞪满布血丝的眼睛，挑拨说：“可如今城下的兵将只知有杨之浩，不知有皇上你。”

熹宗大为惊愕：“我却不信！”

魏忠贤狡黠地一笑，说：“万岁不信，可亲登城头一看。如今那些兵将只听杨之浩的，杨之浩旗往哪摆，兵往哪动。万岁不妨也拿一面令旗在城头上对着兵将们摆，看兵将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杨之浩的？万岁不在，兵将们当听杨之浩的；若万岁亲临，兵将们不听万岁指挥而听他杨之浩指挥，不是说明那杨之浩目无皇上，练兵为了谋反吗？”

这熹宗生性糊涂，平日不理政事，只贪玩要，又整年不出深宫，怎晓得那操练兵马的道理？他一听魏忠贤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便说：“好，待朕亲登城头一试。”

魏忠贤早准备好了令旗一面。熹宗登上城头，往下一看，见兵将们果然如魏忠贤所言，杨之浩令旗往哪摆，他们便往哪动。熹宗让魏忠贤递过令旗，亲自面朝城下，对着兵将们摆动起来。城下的杨之浩和兵将们正专心致志地进行

操练，哪儿会注意到那高纵入云的城头上，皇上在对着他们摆旗？当然只听杨之浩部署，不照他的指挥操练。熹宗一见果如魏忠贤所言，心中顿生怒气。魏忠贤又从旁撺掇：“兴许是万岁未许他以功为东林抵罪，所以他要反叛皇上。”

熹宗回到宫中，仍然余怒未息，即刻传旨升殿，命御林军出城逮拿杨之浩。

顷刻，杨之浩被绳捆索绑，带上了金殿。熹宗不由杨之浩分说，当即给他定下个反叛的罪名，命御林军即刻斩于殿下。

熹宗下殿回宫。魏忠贤回去见了客氏，夸耀自己的能耐说：“如何？老子只用三言两语，便把杨之浩这孬种结果了。”客氏白了他一眼：“这计策只能愚弄那小昏王。倘若是我，断不会这样轻易听你们干父子摆布。你不要卖弄，此事做得爽快，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那小昏王太愚蠢。”

魏忠贤说：“不管怎么说，他杨之浩如今总算成了刀下之鬼。”客氏说：“你不要尽顾高兴，需知有一件宝贝还未到手呢。”魏忠贤忙问：“什么宝贝？”客氏说了五个字：

“珍珠滚龙剑！”魏忠贤一听，大为惊愕，一时竟然后悔得呆了。客氏接着说道：“那珍珠滚龙剑乃是朝鲜国进贡而来，天下独一无二，堪称无价之宝。当年皇上念杨之浩杀敌有功，亲手赐予了他。”魏忠贤惋惜地说：“你怎么不说呢？如今杨之浩头颅已与脑袋分家，你叫我如何向他去要？”客氏想了一想，说：“如此盖世奇宝，我想杨之浩不会带在军中，料他一定在家下珍藏。似杨之浩这样犯下反叛朝廷之罪的人，不但应该将他斩首，而且应该抄家灭种，以绝后患。……”

“对呀！”未等客氏说完，魏忠贤插上来说：“我们正好趁抄家之机，把那珍珠滚龙剑抄将出来。只要我们瞒得住皇上，这剑便成了你我的家私了。”客氏说：“不过，杨之浩家居扬州，离京城千里遥远，你我又不能亲临前往，应派一个最愿效忠你我的人去才是。”魏忠贤说：“夫人以为派谁合适？”客氏说：“我看咱那些干儿子中，唯有阮大铖能当此任。”魏忠贤点头称赞：“对！阮大铖虽然是我们的干儿子，可论起效忠，似乎比亲儿子心还诚。好，就这么办。待我奏明皇上，只说按杨之浩之罪应抄斩全家，不提那珍珠滚龙剑的事。待赚得圣旨之后，再将你我之意秘受于干儿子阮大铖，这机密叫他对任何人也不许泄漏！”